

# 鬼子母神是谁

## ——诃利帝母艺术形象的流变与溯源

宋琛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鬼子母形象来源于佛教中的诃利帝母,从印度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并被广泛信奉。本文对诃利帝母艺术形象的流变与溯源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字]子安观音;鬼子母;九子母;送子观音;提喀女神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79-03

鬼子母是佛教神话中的女神,对她的崇拜产生于印度。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鬼子母的形象不断流变。在日本,鬼子母几乎是等同于观音的强大女神。在中国,鬼子母与九子母相融合并演化形成了送子观音。在中亚和印度,鬼子母的精神内涵与希腊神话中提喀女神的雕塑外形相融合,成为了完整的艺术形象。

### 一、日本的子安观音与鬼子母

在日本东京都市中心,鬼子母神堂坐落于牵牛花锦簇中。对鬼子母的信仰从江户时期开始流行。池袋就是由此得以繁荣起来的。

鬼子母神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神祇,“在日本她有时混同于观音”,<sup>①</sup>日本人认为鬼子母神不仅可保佑女子安产,庇护孩子成长,更有保全家安全、除厄开运、授产福子、当病平愈、心愿成就、学业增进、交通安全、开运招福等无所不能的神力。每年7月20日、21日是鬼子母舞节,每个月的8日、18日、28日为拜谒鬼子母神“缘日”。子安神崇拜对日本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影响,日本传世书画中有许多鬼子母或子安神像。例如和元龟二年(1571)长谷川信春绘《鬼子母神十罗刹女像》绢画以及日本江户时代书画《鬼子母图卷》;现代作家平林泰子著有短篇小说《鬼子母神》;2006年夏天,日本恐怖电影史上投资最大的一部作品《遗失物》就是以《鬼子母神传说》为基本素材拍摄而成的。在日本鬼子母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有鬼子母神联合会……

面对这样一位强大的、全能的、慈悲的东方圣母,我们不仅发问:她来自何方?她到底是谁?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Hārītī(诃利帝母),鬼子母神,日语作 Kishi-mojin,佛教神话中的女神。对鬼子

母神的崇拜,从印度经过中亚和中国传入日本。”<sup>②</sup>

日本向来把中国作为佛教的母国,在中国大乘佛教的经卷中,我们不难找到鬼子母的踪迹。她是佛教艺术系统中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神,属于四大天王之众,为佛教护法神二十诸天之一。“诸天”是诸位尊天的简称,也是神的异名,是佛教五趣之一、六道之一、十界(又称“六凡四圣”)之一。唐朝藏《金光明经疏》说:“外国呼神名为天。”二十诸天的名称都本于印度神话,第十五位就是鬼子母,又译作诃利底、迎利帝、诃利帝母,亦作欢喜母、爱子母。原为一外道鬼女,专食人子女。关于她皈依佛教的故事,佛经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其中著名的包括《佛说鬼子母经》、《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杂宝藏经》、《诃利帝母真言经》、《毗奈耶杂事》等。据佛典所记,鬼子母,以其为五百鬼子之母(《杂宝藏经》中记为一万鬼子之母),故称鬼子母。她本是药叉神将婆乞多之女,嫁恶神老鬼王波阁迦为妻。因前生发愿,食尽王舍城所有小儿,故专门窃食他人幼儿,但对自己的孩子却十分爱怜。佛陀为了训诫她,将其最幼一子藏起,鬼子母因而惊悲狂乱。佛于是说:“汝有子五百,今仅取汝一子,汝已悲痛若是,然汝食他人之子,其父母之悲又将如何恻乎!”鬼子母闻言果然顿悟前非,悔过自新,皈依佛教,一变而为守护幼儿的慈悲女神。

据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受斋轨则”载:西方(指印度)诸寺祭鬼子母,于门屋处或食厨边塑画母形抱一小儿于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于前盛陈供食。若有疾病,或无儿息者,飧食荐之,咸皆遂愿。其状为手持吉祥果之天女形。其实,在印度佛教密宗里就专门有为祈祷妇女顺利生产而修的“诃利帝母法”,修法时念《诃利帝母真言经》。

## 二、中国的九子母与鬼子母兼及送子观音

中国古代很重子嗣兴旺,因此很早就有自己的送子之神和生育之神。道教送子之神为碧霞元君,系东岳大帝之女。传说中的生育神,似可分为两个系统:北方重视的高禰和南方的九子母。《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天子亲王高禰祠祈愿之事。但这是贵族的专利,故在典籍里提得最多的是九子母,它似乎先起于南方然后传到北方。

现代宗教学者认为,九子母的原型是出现在《楚辞·天问》中的女歧。“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歧没有丈夫,生了九个儿子,上古婚姻制度未建立,遂以为神。九子母作为一个词语,据目前典籍所载,最早出现在《汉书·成帝纪》中:“画堂画九子母。”以九子附会天上尾宿的九颗星,可见中国古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后来便作成图画,放在怀孕后妃的宫中。《史记·天官书》曰:“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曰:“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正义》:“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二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

据唐代僧人法琳所著的《辩正论》中的小说《张应》记载,鬼子母信仰西晋始传入中土,这可能是关于鬼子母信仰在中国流传最早的记录。<sup>③</sup>中国的九子母当然不是佛教的鬼子母。但九子母与鬼子母名字相近,且都是生育安产之神,在外形塑造上又十分相似,所以随着佛教的兴盛,自唐前期开始,逐渐将鬼子母与九子母混同。但中国人对她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诚心祈拜以求子嗣,一方面又因其窃食人子的劣迹而惧恶。她的造像也有两种,一种是天女形,另一种为愤怒鬼形,称其为“九子母”、“鬼子母”、“鬼子魔母”、“子孙娘娘”等。无论何种称谓,她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有以下记载:“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九子母神,是日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太平广记》卷160《定数十五婚妖》记载李行修于元和中在稠桑店中宿,遇一王老有道术,李祈其能与亡妻相会,王老对他说:“此原上灵应九子母祠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9《东坡》记载:“时穆父已有九子,东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诗云:‘九子羨君门户壮,八州怜我往来频。’”《东京梦华录》卷6记,每年正月十六日,“于是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最耍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可见相国寺亦建九子母殿,且为“最耍闹”处。《梦华录》卷3《相国寺万姓交易》有载:“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

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天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钵)。”元杂剧《鬼子母揭钵记》就是描写鬼子母的典故。朱因的白描纸本《鬼子母揭钵图卷》至今仍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馆。唐五代时王仁裕撰《玉堂闲话》<sup>④</sup>,明代的《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等书中也多次提到鬼子母的名号。著名的大足石刻北山122号窟即诃利帝母窟,窟中所雕鬼母是一汉化的贵妇人形象,头戴凤冠,身着敞袖圆领宝衣,脚穿云头鞋,坐于中式龙头有备无患椅上,左手抱一小孩,右手放在膝上。

鬼子母供奉虽香火甚旺,但中国人始终无法完全接受她。唐代孟棻的《本事诗·嘲戏》载有一段趣话,其中以“九子魔母”比喻悍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sup>⑤</sup>(作者不详。世多以为宋刊,鲁迅认为作者或为元人)中,《入鬼子母国处第九》也以妖国记录。《太平广记》卷41《黑史》记载:“有魔母神堂……”可见,时仍称“魔母”。杜甫对于曾吃人子、形象不佳的外国女人并被称为“魔母”的鬼子母神,也是拒绝的。他在《徐卿二子歌》里说:“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可见他是以“孔子释氏亲抱送”为高,没有提到鬼子母。

有学者认为,正因为鬼子母信仰的盛行,且其形象并不为世人绝对认可,送子观音才应运而生。这个“大胆的设想”,是胡适先生在文章《魔合罗》中提出的观点。胡适说:“但我们可以猜想那个送子观音也是从鬼子母演变出来的。”<sup>⑥</sup>

据各种佛经所载,观世音均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能显化各种形象、为众生说法的内容,所谓“观世音三十三身”。密教经典更增加了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马头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准提观音等名目。佛教宣传观音多种神化功能之中,也提到帮助生子。

宋代洪迈所著《夷坚志》曾记载许徊妻孙氏“临产,危苦万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髻妇人,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男”。可见南宋时期已有白衣观音送子的故事,但仍是救苦救难的形象出现。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15:“大士变相不一,而世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张岱《娜媛文集》卷5《白衣观音赞并序》序云:“岱离母胎已八十一年矣,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盖以我母年少祈嗣,念《白衣观音经》三万六千卷也。”谢肇淛对《白衣观音经》云:“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于何时也。”《白衣观音经》为大藏所不载,正说明为中国人之自作。中国人总算有了比较合适的生育之神——送子观音(白衣观音)。由九子母、鬼子母的融合到送子观

音的演化形成,既反映了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的融合,也是佛教在中国特色化的发展。

### 三、诃利帝母形象溯源——希腊提喀女神

古代世界四大帝国有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其中的贵霜帝国(Kushn Empire)由大月氏人贵霜部落建立。大月氏属突厥游牧部落,初居中国西部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1世纪中叶建立贵霜帝国。公元2世纪中期,疆域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南包括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形成连亘中亚和北印度的庞大帝国。贵霜的文化艺术和建筑对整个中亚都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横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庞大帝国定都于犍陀罗的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犍陀罗一词,始见于2000多年前的一部古印度诗歌总集《梨俱吠陀》。犍陀罗地区的东、西、北面为高山环绕,南部则是延伸700多英里的平坦印度河谷,一直达到印度洋岸。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犍陀罗地区就与南部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天然纽带,成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印度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联系的枢纽,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中国高僧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公元前327年,希腊王亚历山大东征就曾入侵这里,其后建立希腊人政权,而作为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也随之融入到这一地区。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融合希腊、印度传统的犍陀罗艺术即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于魏晋(一说两汉)时期沿丝路传入中国。两汉三国时,外国僧人半数以上来自贵霜领地。

犍陀罗艺术是划时代的,其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象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佛教艺术中被崇拜的图像一直是象征性的动植物和纪念物,从犍陀罗开始建造大批佛塔、寺院,并依照希腊、罗马神像雕刻了大量佛像、菩萨佛。犍陀罗佛像艺术融入了古印度的佛教思想和古希腊的人体造型艺术及神学思想,所以它兼具东西方文化之美。犍陀罗艺术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佛教造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都可以找到犍陀罗造像的痕迹。其中,位于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南壁的一尊怀抱婴儿佛像已被认定为鬼子母神像。

在佛教艺术中,诃利帝母往往以怀抱或膝下围绕裸体小儿的慈母形象出现,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这种艺术形象,实际上源于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sup>⑦</sup>犍陀罗佛教的鬼子母与印度婆罗门教的诃利帝母都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在贵霜王朝神殿中的化身。<sup>⑧</sup>在希腊神话中,丰收女神提喀本为命运女神。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神谱中将她作为海洋女神,并认为她是奥科诺斯的女儿,但是也有传说认为她是宙斯和天后赫拉的女儿。在古希腊众多城邦中,提喀女神往往被当作城邦保护神。根据古典作家保萨尼亚斯的《希腊志》记载,提喀女神头戴城池头冠,手持“阿玛尔忒亚之角”。这便是提喀女神的标准形象,现在,在古希腊雕塑和钱币上还可以看到,这也许就是鬼子母神的最初形态。

#### [注 释]

②《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页。

③《张应》原本已佚散,见收于《太平广记》卷161。

④原书已佚,出《太平广记》卷368。

⑤作者不详。世多以为宋刊,鲁迅认为作者或为元人。

⑥见胡适:《魔合罗》,收于《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9页。

⑦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Transfor-

mation in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143.

⑧范景中编,傅新生、李本正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⑨Pausanias, 第143~176页。